2026.1.12 星期一
主编｜罗安明 版式｜杨千懿 检校｜李彪 蔡法
海南日报

自贸双城记

编者按 海南自贸港建设启动以来，中外人员往来更加自由便利，加之面向人才推出的税收等一系列优惠政策，开放热土的聚才效应初步显现。新年伊始，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多位在双城间往返的自贸港建设者，细读他们用足迹写成的“双城记”。

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班。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

上海市⟷琼海市

每周一飞的乐城『栽树人』

医疗专家金佳斌：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子豪

暮色四合，华灯初上。当大多数人下班后已回到家中，金佳斌刚刚结束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海南医院（以下简称瑞金海南医院）一整天的门诊与手术，拖着行李箱赶往机场。箱子里的物品常年不变：一个U型枕、一套备用西装、一双医用弹力袜、一副手术放大镜。入冬后，他还会塞进一件轻薄的羽绒服。

金佳斌没有托运行李的习惯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是“奢侈的时间浪费”。作为瑞金海南医院副院长，过去的22个月，他如同不知疲倦的钟摆，往返于上海黄浦江畔和琼海万泉河畔之间，守护健康，播种希望。

打开手机上的飞行轨迹，金佳斌在上海和琼海之间“画”出了一条条弧线。2025年，弧线变密，生成的频率是“每周一条”。

每一次抵达目的地，对这位外科专家而言，都意味着角色切换：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，他是做高难度手术的资深专家；在琼海博鳌，他是瑞金海南医院的技术领头人和管理者。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这片医疗新高地，他的主要任务是搭建团队、平移标准、服务患者。

“两头跑，对体力和精力都是巨大的考验。”每周五结束了一周的高强度工作后，他经常赶最晚一班飞机从博鳌回上海，在空中借助阅读灯审阅论文，在脑海中“预构”下周在总院做手术的方案。飞机落地时，已是深夜。

支撑他奔波的动力，源自那些具体而温暖的瞬间。金佳斌记得，有一位海南本地的胰腺肿瘤患者，病情复杂。放在几年前，这样的患者只能北上求医。2025年，在瑞金海南医院，金佳斌带领团队为他成功实施了高难度手术。术后，这位患者紧紧握着金佳斌的手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和上海一样的治疗，这是我们全家的福气。”

“那一刻，所有的疲惫都被欣慰取代了。”金佳斌说，“我们频繁地飞来飞去，就是为了让海南的患者少一些奔波。”

尽管如此，他也明白，要真正服务好海南患者，仅靠几位上海专家“飞刀”，是远远不够的。实现医疗水准的“跨海平移”，是更漫长的征途。

在金佳斌看来，在海南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，最难“搬”的绝不是顶级的手术设备，“瑞金的‘魂’，体现在每一个诊疗环节的规范、高效协作和责任感。”

金佳斌（左三）在瑞金海南医院做手术。
受访者供图

以普外科领域的“珠穆朗玛峰”——胰腺癌联合血管重建手术为例，2025年，他们将全套“瑞金方案”进行“平移”：从早期手术根治再辅助治疗，到中期先辅助化疗再行根治性手术，再到晚期通过姑息治疗延长生存期、提高生活质量，胰腺手术已在瑞金海南医院常规化、标准化开展。“从主刀到麻醉、护理、重症监护，许多团队成员都是我们在海南一手带出来的。”金佳斌自豪地说。

如果说“平移”是把上海的医疗存量优势带到海南，那么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特许政策，则让金佳斌看到了海南医疗“弯道超车”的可能。

在乐城，金佳斌和同事们拥有令上海医生都羡慕的“特权”——率先使用国际最前沿的创新药械。比如，针对一些接受传统放疗、化疗效果不佳的晚期肝癌患者，瑞金海南医院借助乐城政策优势，与国际同步应用新型核素治疗、联合靶向药物治疗或免疫治疗，为处于绝境中的患者打开了“希望之窗”。

更深远的意义在于，经验与技术的流动不再是单向的。“我们在乐城积累的真实世界数据、用药经验、不良反应处理数据，正在通过瑞金总院的平台，反哺上海乃至全国的医疗行业。”金佳斌说。

如何在乐城种好“试验田”？金佳斌给出的答案是：“栽树”。“我们这一代‘双城人’，要在这里系统性地栽下瑞金的技术之树、标准之树、人才之树。”

为了培育本土人才，他推行“同质化培训”和“放手不放眼”的带教策略，每周进行疑难病例讨论和手术复盘，倒逼年轻医生成长。

“直到有一天，海南老百姓不出岛就能完全享受国内顶尖的医疗服务，我们这些‘双城人’的使命，才算真正达成。”望向手术室，金佳斌的话语坚定有力。

上海东方明珠塔一带。资料图

列日市⟷三亚市

为三亚引来『金凤凰』

国际『城小二』夏洛特：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媛艳

“有意思！”这是来自比利时列日市的夏洛特对在琼工作的感受。

在她看来，有意思缘于有挑战。“2021年我来到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负责国际招商工作时，这里建筑很少，生活工作还不太方便，但朋友的那句‘这里什么都可能发生’，让我选择留下来。”夏洛特说。

夏洛特精通四国语言，毕业于比利时新鲁汶大学，“我在比利时度过了非常快乐的童年，成长环境充满了温暖、美好的回忆。”大学毕业后，她曾在中国留学，返回欧洲后又因想念中国，再次来华。2017年，她来到海南三亚从事旅游业务。2020年的一个夏夜，彼时在三亚管理着一家法国企业的夏洛特，结识了一位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（以下简称科技城）工作的友人，听朋友说科技城正在找“有国际商务经验的外籍人才”时，她心动了。

通过6轮面试，3个月后，夏洛特顺利入职，成为科技城首位外籍政府雇员——“城小二”。此后，她每天往返于三亚市区和崖州湾之间，投入服务创业者的工作。

为了优化招商服务，她和团队成员专门为外籍创业者打造了“梦想launchpad（启动板）”服务平台。3天完成企业注册，两年免租共享办公空间，全程陪伴的服务团队……这个外籍创业者孵化器，如今已有32家企业入驻。

此外，夏洛特牵头编制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国际人才指南》，更新园区推介材料；完善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国际投资指南》；在国外社交平台开设账号并发布园区资讯，为外商了解科技城提供便利。

根据外商的投资习惯，夏洛特主动对接10多个外国商会，联系超过百家目标企业，进行洽谈；用好每次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，力求对接更多潜在客商。

“现在的科技城，5万人在此生活，110位外籍友人扎根，160多家外资企业落户。这一切，都在几年间从‘图纸’变成了现实。”夏洛特说，海南自贸港以制度创新解锁新商机，她所在的团队已引进来自意大利、澳大利亚、美国、哈萨克斯坦等国的50多家外资企业。

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。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

变化的，不只是园区的面貌，还有夏洛特的心境。当两位巴黎圣日耳曼前教练带着“建世界级足球学院”的梦想而来，夏洛特主动提供服务，从与三亚教育部门反复沟通场地协议细节，到组织首场青少年足球赛，前前后后做了很多工作。“现在足球学院的服务范围已扩展到全市，每次路过球场，听到孩子们的欢呼声，就会觉得我做的工作特别有意义。”

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后，更多目光投向了科技城。“很多外国企业向我咨询海南自贸港政策。”夏洛特透露，为了让更多外国企业了解海南自贸港，她联合瑞士一家咨询公司，举办了多场线上或线下的研讨会。

“许多外国企业在海南投资，不只看中海南市场，更着眼中国乃至全球市场。”夏洛特说，对外国企业而言，海南是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“桥头堡”，也是布局东南亚、大洋洲市场的重要支点。

“自8年前来海南后，我一共回过比利时4次。回家时，我一般会带椰子糖、兴隆咖啡豆等海南特产作为礼物，也很喜欢黎锦，因为那些以动物和植物为创作灵感的图案非常独特。我的父母曾4次到三亚看我并度假，这样我们至少每年能见上一次。如今，因为有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，家人往返非常方便，去年他们飞行11个小时就到了。”夏洛特已把海南当作自己的第二个“家”。在这里，她认识了许多朋友，遇到了恋人，计划今年举办婚礼。

“我经常与比利时的亲友分享海南的发展情况，每次回去都会花时间向大家介绍海南的进步、文化特色，以及我个人参与自贸港建设扮演的角色。”她说。

夏洛特（左一）接待客商。
受访者供图

昌江黎族自治县⟷海口市

绵长的公路，奋斗的轨迹

核电工程师王宇鸣：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阳秀

王宇鸣查看设备标识。刘阳秀 摄

每周五下班后，在昌江黎族自治县，从海南核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海南核电）开往海口市的大巴车按时发车。对该公司项目控制处副处长王宇鸣而言，这班车很熟悉，却又经常错过——正常情况下，他会乘车回到海口家中，与家人共度周末；可工作一忙，这样的团聚便得推迟数周。这种“双城生活”，已持续了16年。

2009年7月，王宇鸣作为首批校招员工之一来到海南核电。从一线操纵员到工程计划管理者，他亲历海南核电多个重大工程建设。近几年，他投入精力最多的，是全球首个陆上商用多用途模块式小型堆科技示范工程——“玲龙一号”。

“起初没想到两地距离那么远。”近日，王宇鸣接受采访时坦言。十多年间，他成长为工程建设的管理骨干，也经历了无数个“赶不上”的周末和节假日。每逢机组有检修、保电等重要任务，他必须在现场保驾护航。“休假时一个电话就被召回，也是常有的事。”

这样的工作节奏，让王宇鸣难免错过一些与家人欢聚的时刻。儿子两三岁时，他每次离家返岗，家门口都会上演一场小小的“离别仪式”，孩子一句“爸爸不要走”，会让他心生愧疚。虽然不能常伴家人有点遗憾，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，给了他前行的动力。

令他欣慰的是，儿子一直以他的职业为荣。“他在演讲和作文里经常说‘我爸爸是核电工程师’。”说到这，王宇鸣腼腆地笑了。

2021年7月13日，“玲龙一号”正式开工建设。王宇鸣的手机里，至今仍存着在现场拍的照片，“当时还只是一个土坑”。作为建造计划管理主要负责人之一，他见证了这个“小堆”从无到有的过程。

在工程建设中，王宇鸣将自己的角色比喻为“参谋”。“明天要做什么，下周要做什么，接下来要达成什么目标，都要我们来规划。”他说，一旦工程建设遇到难题，他们必须第一时间提供支持。

出谋划策而非直接参与建设，看似“纸上谈兵”，其实不然，做好这项工作的前提是要有丰富的一线经验。王宇鸣说，许多问题自己以前遇到或研究过，“自己会做，才知道如何指导别人做”。

2025年10月，“玲龙一号”冷试成功，过程中却遇到不少挑战，好在都顺利解决了。王宇鸣透露，“玲龙一号”热态性能试验即将启动，项目将进入调试关键阶段，“如果成功了，说明机组整体设计没有问题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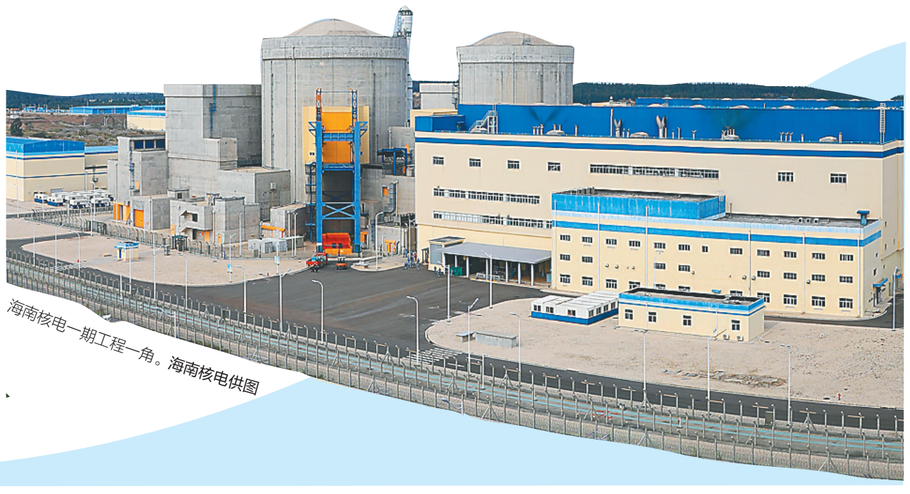
谈及“玲龙一号”的意义，王宇鸣语气坚定地说：“它建成后投入商运，最重要的不在于能发多少电，而是改变世界核能格局”。他说，欧美国家在多年前提出了小型堆技术的概念，“但他们停留在PPT阶段，我们中国先落地了”。

“玲龙一号”建成投入运行后，预计每年发电量可达10亿度，可满足海南52.6万户家庭年用电需求，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88万吨，相当于一年植树750万棵。

在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的背景下，海南核电将继续推进5号、6号机组建设，为自贸港发展注入稳定、绿色的核动力。“相信自贸港会发展得越来越好，我们也会有更广阔的前景。”对于未来，王宇鸣充满期待。

16年的奔波，让王宇鸣格外珍惜与家人的每一次相聚。短暂的周末，他在海口与家人逛街、下馆子，带孩子去游乐园，辅导孩子功课……这些看似寻常的安排，对他而言，是生活中最幸福的瞬间。

“双城”之间，是绵长的公路，是来回的班车，也是一位位核电工程师的奋斗轨迹。他们筑起的，是反应堆，更是自贸港发展的基石。



海南核电一期工程一角。海南核电供图